

「吃」和「喫」的文字語義關係*

陳崧霖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現代漢語裡有兩個表示飲食義的「吃」和「喫」字，本文從文字語義切入，並著手於古漢語的語料，寫作「吃」字其實是因為「齧」（啃、咬）字的簡化，產生與表示口吃的「吃」，形成同形同音異義詞。而「喫」字則是由「齧」（啃、咬、侵蝕）字簡化而來。「吃」和「喫」的混用是基於「乞」「契」的諧音借用。

關鍵字：詞源 部件簡化 同形異義詞 諧音

1. 前言

飲食義的「吃」在現代漢語中，有一個異形同音同義的字「喫」互用。然而，在《說文解字》「吃」用以表示「口吃」與飲食無關。向熹（1993：490）認為，表示把食物放在嘴裡咀嚼的「喫」字出現於六朝，一直到唐代「喫」才寫作「吃」，並引了下列（1）。

（1）友文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世說新語·任誕）

向熹（1993）的說法，將「喫」認為是「吃」的本字，並且在唐代以後，開始發展。解海江、章黎平（2008：258）認為，「吃」字本應為「齧」，「喫」字本為「齧」。

然而，上述學者的論點都只是蜻蜓點水的略述，並未細究成因。因此，首先提出兩個主要的假設：

* 本文係由筆者的博士論文摘錄一小部分而來，並在曹逢甫教授、張郁慧教授、鄭榮教授的指導下完成。除了感謝三位審查人細心的給予指正外，要特別感謝中研院語言所吳瑞文教授，研究計劃經費的支持，裨益論文寫作的完成。文責由筆者自負。

- 一、文字的部件替換造成「齒」被「口」取代。所以「吃」「喫」的原始文字形式應為「𪔐」「齧」。
- 二、「喫」寫作「吃」在音義上有必然的對應關係，這兩個字的聲符有歷史語音的音變。因此「喫」「吃」兩者相互通用，而變化的基礎與「乞」有關。

底下，將扣緊這兩個主要的假設，並運用相關文獻作分析。

本文的語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全文」並透過「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¹作為交叉使用。若「漢籍」的文獻不足，則以「四庫」的文獻作為補充，並以「四庫」用字為準。其它使用的語料庫將在正文中另作呈現。

2. 「齧」與「𪔐」的通假及部件替代

東漢許慎（公元 58-147）《說文解字》²對「吃」的解釋如下：「言蹇難也，從口气聲」。據此，「吃」的本義為表示「口吃」，如《史記，韓非列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從《說文》所載「吃」並無飲食義的用法。

《說文》中，有一個字形和「吃」相似，即「𪔐」。「𪔐」《說文》釋為「齧也，從齒气聲」。依據《說文》的解釋「𪔐」和「齧」互通。《說文》將「齧」解釋為「噬也，从齒切聲。」。就兩者來說「𪔐」「齧」都有「噬」的意涵。噬《說文》：「啗也。喙也。从口筮聲。」「喙」本指為鳥的嘴。「啗」《說文》「食也从口召聲」。從《說文》來看，不論是「𪔐」「齧」「噬」「啗」「食」，都和口部的動作有關，彼此作為相互解釋。

從上面的略述，古漢語「𪔐」跟「齧」，雖然兩個文字的形式不同，但是在語義上都可以互相解釋作為「噬」「食」。

高亨（1989）指出「𪔐」「齧」為古字通假，並引述了《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的例子：「吾持梁刺齒肥。」《史記集解》「刺齒兩字當作齧，又作𪔐。」

由此可見，不論《說文》還是《史記集解》都將「𪔐」「齧」視為語義相近的字，都是和口部動作有關。底下，我們的立論即是基於「𪔐」「齧」為通假字，其後小節將個別論述。

¹ 前者簡稱為「漢籍」；後者為「四庫」。

² 底下稱為《說文》。

「齧」³和「齧」字的用法，據「漢籍」及《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⁴語料庫所尋其用法摘舉如下例（2）-（3）：

- （2）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脰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呂氏春秋八覽卷十八審應覽第六）
- （3）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蠲之。庶人齧之。（禮記／曲禮上）

例（2）的「齧」字和「斷」有相關意涵，也就是指用「周鼎」這個工具，噬其指而使之斷；例（3）「齧」字，孔穎達（唐代）疏「庶人府史之屬也齧齧也。」。可見「齧」「齧」互為解釋，又如下例（4）-（10）。

- （4）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莊子／外篇／卷四中／第九馬蹄）
- （5）蟲有就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韓非子／第八卷／第二十三篇 說林）
- （6）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晏子／內篇問上第三）
- （7）扣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荀子／第十八篇正論）
- （8）今取□⁵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莊子／天運）
- （9）又言曰：東郭有狗，旦暮欲齧，我狻而不使也。（管子／戒第二十六）
- （10）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冰齧其墓，見棺之前和⁶。（戰國策／魏策）

³ 「齧」字在先秦有人名用法，即「王齧」戰國秦國的大將。

⁴ 上古漢語語料涵蓋了「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尚書」「左傳」「周禮」「呂氏春秋」「禮記」「管子」「大戴禮記」「韓非子」「戰國策」「國語」「荀子」「墨子」「春秋穀梁」「孫子」「晏子」「商君書」共二十部典籍，「齧」字一共出現 12 筆，其中少部分屬於人名，如「胡齧」。「齧」一共出現 7 筆。

⁵ 缺字

⁶ 呂氏春秋／論部／第二十一卷／第一篇開春，將此例寫為：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從上面例，(4) - (10) 所見，「齧」和「齧」在句子中作為及物動詞，後接受事賓語形成動賓結構，其施事主語都是動物的屬性「馬」「蟲」「狗」，表示「咬」「啃」的口部動作。例(10)「(水)冰齧其墓」其施事主語則為自然物質，「齧」的意涵具有「吞噬/侵蝕/侵犯」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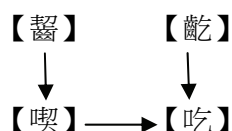
「齧」和「齧」通假的用法，不僅出現於先秦，西漢《史記》中也有一筆「齧」字，如下例：

(11) 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墳墓矣。」(史記/田儋列傳)

考察歷代經師對「齧」字的解釋。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如淳曰：「齧齧猶齧齧。」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齧音蟻。齧音紇。齧齧，側齒齧也。」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從釋文來看《史記集解》將「齧」「齧」作為近義詞，《史記索隱》認為「齧齧」是「齒齧」，也就是啃、咬的意思。因此，「齧」的本義仍保存於各歷史語料中。

上述，依《說文》的解釋和相關語料的佐證，「齧」「齧」明確的具有「近義詞」(near-synonym) 意涵⁷。因此，我們可以表示如下：「齧」≈「齧」⁸。本文認為向熹(1993)和解、章(2008)所述，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兩者的論點可以下列呈現：



以「口」代替「齒」部件，在漢字演化中有同樣的例子可循。據《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下面的漢字，其原始部件為「齒」其後改為「口」字邊。

齧---咬。 齧---啞。 齧---嚙。 齧---噤。 齧---噉。

⁷ 若從認知語言學的「原型理論」(The prototype type theory) 來看，「齧」「齧」「食」「噬」就認知上來說，都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也就是說雖然和「口」部動作相關，但是其中各個字的語義間，仍有區別，不完全等同。因此我們用「近義詞」，來避免武斷的同義說法。

⁸ “≈”表示近似於。

就文字演化來說，這無疑是「以簡馭繁」的現象，李孝定（1986：175）認為文字演變的過程中，形體結構有幾項變化規律：偏旁位置不定、筆劃多寡不定、正寫反寫不定、橫書側書無別、事類相近之字偏旁多可通用。

「事類相近之字偏旁多可通用」正好可以解釋，「齧」和「齧」的「齒」部件以「口」代替，而成為「喫」和「吃」字。王玉新（2009：223）以文字認知功能而論，「口」邊有兩種認知功能：一為表形，作為會意字的構造，或是作為類化符號，表示人或動物的口或與口有關的部位；二為借形，表示與口有關的行為，如：吞、咽、哺，或是言語動作，如：唁、喚、呼。

「齧」和「齧」其原始意涵，都和口部動作相關。因此，文字部件「齒」替換為「口」不僅語義相通，文字變化過程也有相同的例子可作為證據。

3. 「齧」與「喫」的字形語義關係

上述我們認為「齧」和「齧」具有字形部件替換的現象，分別形成「喫」和「吃」。但是，這並不意味「齧」和「齧」演化為「喫」和「吃」的時代一致。據向熹（1993）的說法，南朝宋（公元 420-479）《世說新語》即出現了「喫」字⁹，而唐代才有「吃」，他引了下列的例（12）作為例證：

（12）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世說新語/下卷上/任誕第二十三）

張萬起（1993：413）將這裡的「喫」，解釋為「吃」亦即和口部動作有關的飲食行為。關於「喫」字，本文檢索了「漢籍」最早應該在西漢（公元前 206-公元 8 年）賈誼《新書》中就有一筆「喫」字如下例（13）。

（13）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新書卷七）

為求謹慎再以「四庫」作為比對，找到了「喫」在西漢語料的書影，如圖 1

⁹ 「喫」字早出現於《莊子外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莊子／外篇／卷五上／天地第十二）「喫詬」（清）王先謙（1842-1917）《莊子集解》引述（清）郭嵩燾（1819-1891）詬，怒也，怒亦聲也。集韻云「喫詬」力爭者是也。這裡的「喫」其實和口部動作無關。並且在《莊子》中也僅有一例，同時代的戰國文獻，並無「喫」字用法。其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無「喫」字的記載，《莊子》中的「喫」字仍需要再細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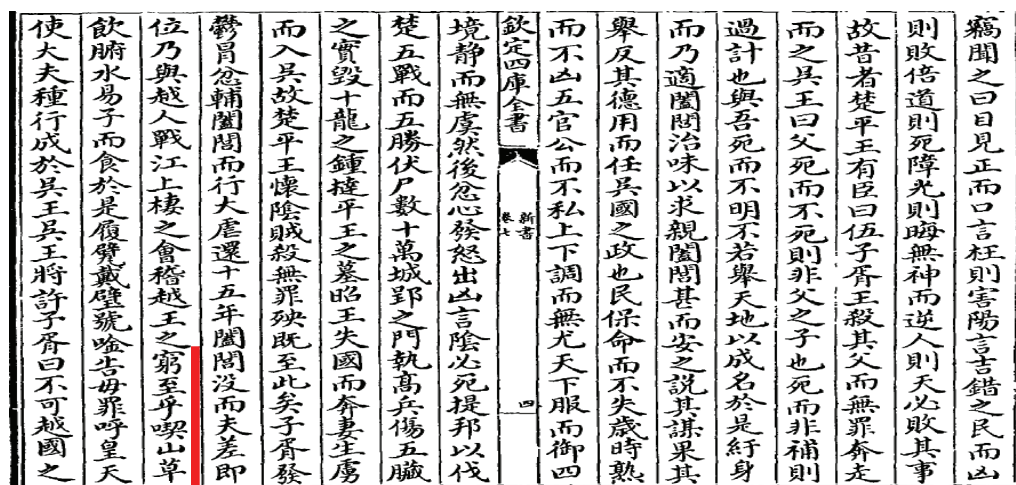


圖 1 西漢 賈誼《新書》「嚙」字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根據上下文的語境推測，這裡的「嚙」應當從「齧」字演變而來，表示越王困窮至極，只能啃、咬山草度日（亦即越王落魄如動物一般）。然而，在西漢的文獻當中，以整個文獻資料搜尋也僅有這一筆語料。

其後東漢《說文》所列 9535 的字，其中未收「嚙」字。這樣看起來，西漢《新書》和東漢《說文》似乎出現了「嚙」字斷層，然而《說文》未收錄並不表示沒有「嚙」這個字。本文認為，主要是因為「食」字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出現，並且在語言資料中占為多數。因此，相對來說「嚙」算是一個少用生僻的文字。以《中研院上古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顯示，「食」在上古漢語算是高頻詞，而「嚙」字則是沒有任何的記錄。

表 1 上古漢語「食」個別詞的頻率

No	Rank ¹⁰	Word ¹¹	Frequency
124	122	食 (VC1) [+nv]	111
327	325	食 (NA2)	42
453	445	食 (VP) [+nv]	30
1720	1629	食 (NI)	6

¹⁰ 上古漢語語料庫共有 506 萬個詞，數字越小表示詞頻排序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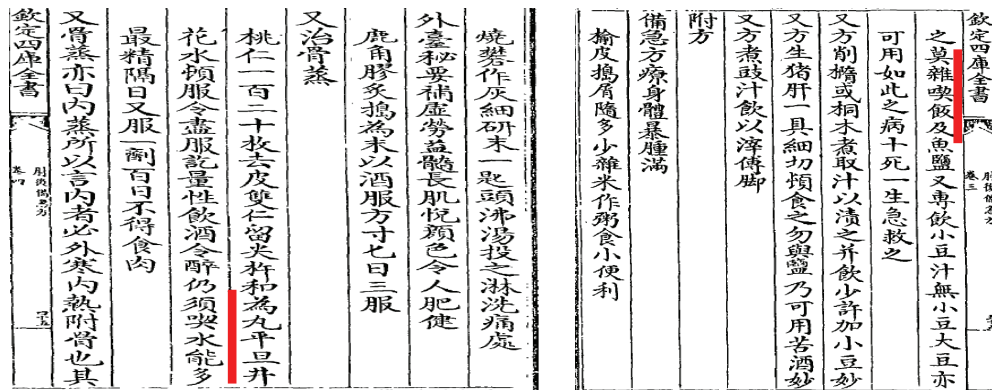
¹¹ VC：表示及物動詞 NA：表示普通名詞。語料庫的詞類顯示並無「NI」但推測應是名詞的次類。

從表 1 詞頻的分布來看，上古漢語「食」以動詞和名詞為主，其中作為及物動詞的用法占最多數，詞頻排序為 122 位，其次是「食」用作普通名詞，足以表示「食」字在上古漢語中就已經有文字記載。

3.1 「喫」「齧」語義有別

東漢以後西晉文獻中，仍有「喫」字的蹤影。在西晉葛洪（公元 283-363）《肘後備急方》中共有 27 筆「喫」字，摘舉如下例（14）-（18）以及部分書影圖 2。

- （14）茱萸分等搗末蜜和丸如麻子服二丸日三服勿喫熟食。（卷一／治卒心痛方第八）
- （15）又方竹葉切五升小麥七升石膏三兩末綿裹之以水一斗五升煮取七升一服一升盡喫即差也（卷二／治傷寒時氣溫病方第十三）
- （16）生栗袋貯懸乾每日平明喫十餘顆次喫猪腎粥（卷四／治卒患腰脇痛諸方第三十二）
- （17）平旦井花水頓服令盡服訖量性飲酒令醉仍須喫水能多最精隔日又服一劑百日不得食肉（卷四／治虛損羸瘦不堪勞動方第三十三）
- （18）許以酒煎化溫溫呬若得逆便吐骨即隨頑涎出若未吐更喫溫酒但以吐為妙（卷六／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第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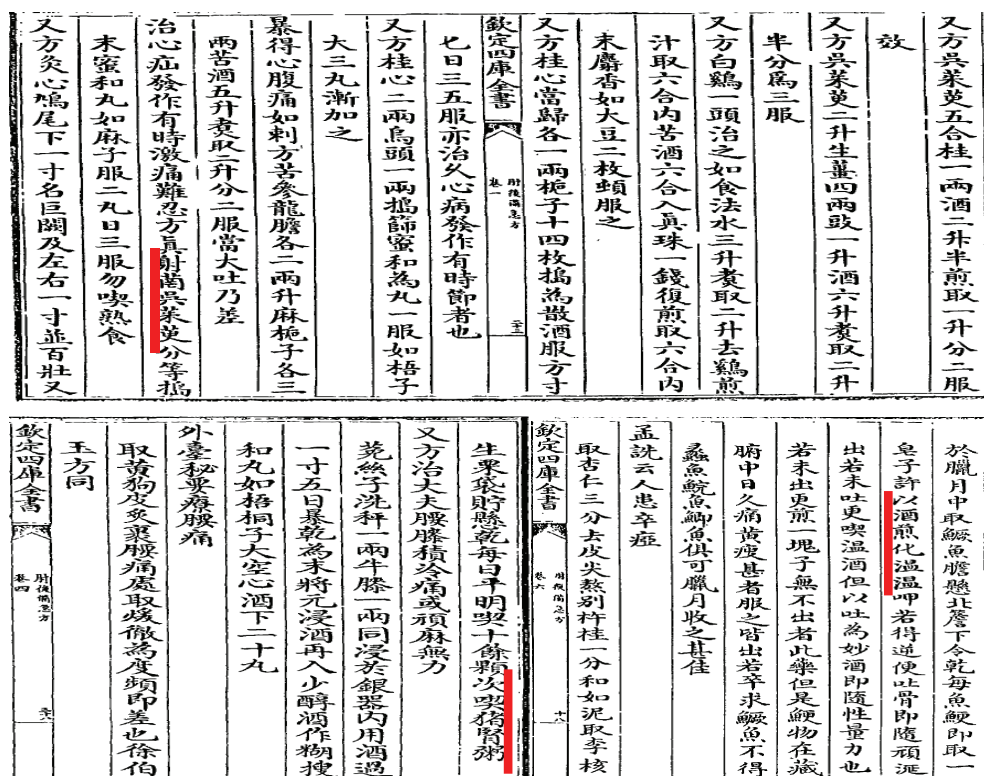


圖 2 西晉 葛洪《肘後備急方》「噉」字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肘後備急方》是一部醫書，其內容必定記載諸多與藥材食補相關的辭彙，這些「噉」字都具有表達口部動作的飲食行為¹²，並且行為的施事者是為人類。

上溯先秦《莊子》、西漢《新書》就有少數的「噉」字出現，在東漢《說文》雖並無記載，但至西晉（公元 265-316）「噉」字就稍微有增加的現象。就上述語料所示，「噉」字應該最早就出現在西漢，較為謹慎而論則出現於西晉，不會遲於南朝才出現。

另外，《肘後備急方》可看到兩筆「齧」字的用法。如下例（19）-（20）及其書影圖 3。

- （19）七八月中諸蛇毒旺不得洩皆齧草木即枯死（卷七／治蛇瘡敗蛇骨
夾人入口繞身諸方第五十四）

¹² 相同時代的《三國志》《搜神記》並無「噉」字。

「吃」和「喫」的文字語義關係

- (20) 蜈蚣甚齧人其毒殊輕於蜂當時小痛而易歇蜘蛛毒（卷七／治卒蜈蚣蜘蛛所螫方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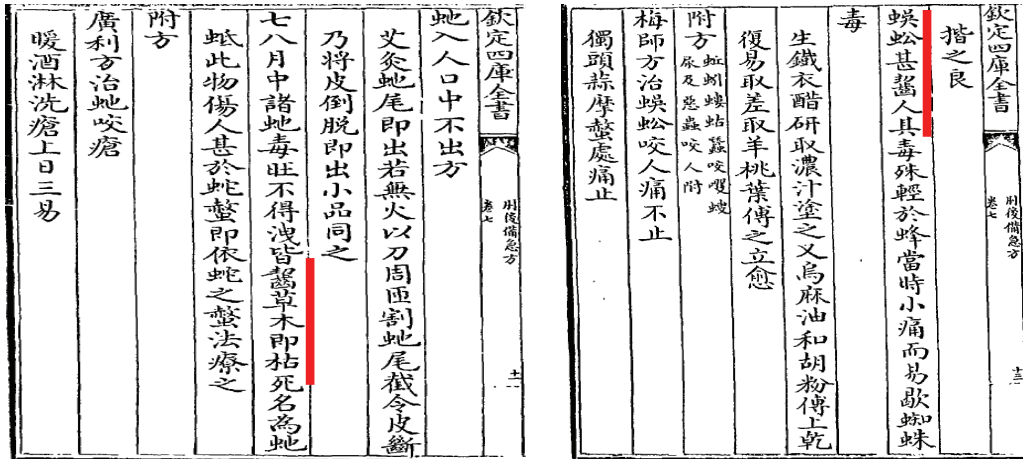


圖 3 西晉 葛洪《肘後備急方》「齧」字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例 (19) - (20) 其主語都是動物「虵」「蜈蚣」，由上可見「齧」字和「喫」字仍有共存階段，並且「喫」用以陳述人類例 (14) - (18)；「齧」用以陳述動物例 (19) - (20)。

3.2 「喫」的語義陳述對象擴大

南朝宋以後，到了南朝梁（502-557）文獻，仍然可以見到「喫」字。並且，此時已被字書《玉篇》¹³正式所輯錄並解釋為「啖也」。如下：



北朝（公元 381-581）《齊民要術》及《魏書》各有一筆「喫」的用法如下：

- (21) 但留母一日，寒月者，內羔子坑中，日夕母還，乃出之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齊民要術卷六／養羊第五十七/）

¹³ 《玉篇》編者，南朝梁（502-557）顧野王，字希馮。

(22)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厖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魏書／靈徵志八上第十七／蝗蟲螟)

這些「喫」字，都是用作表述動物「羊」「蠶蛾」咬、啃的動作，結構為動賓式。

在先秦漢語的「齧」「齧」例(4)-(10)專用為動物所用，而西漢《新書》以「喫」字陳述人類，類似動物飲食行為。因此，可以推測「齧」字簡省為「喫」字後，施事主語可指涉為人類及動物。對比例(12)及例(21)(22)

魏晉南北朝以後，唐五代「喫」的用法，有大量增加的趨勢。以「四庫」「漢籍」和作交叉檢索，「喫」和「齧」的次數分配表如下表2：

表2 先秦至南唐「喫」「齧」字次數分配表

時代	書名	喫/次數	齧/次數	時代	書名	喫/次數	齧/次數
先秦～西漢	上古漢語語料庫	0	8	唐	外臺秘要	141	0
西漢	新書	1	2		白氏長慶集	7	1
東漢	說文解字	0	1		寒山詩集	14	1
晉	三國志	0	8		敦煌變文新書	68	0
					銀海精微	3	0
					劉賓客嘉話錄	1	0
	肘後備急方	27	2	十國後蜀	鑑誠錄	6	0
	搜神記	0	3		才調集	3	0
	甄異傳	0	0	十國南唐	祖堂集	133	2
南朝宋	世說新語	1 ¹⁴	1		續仙傳	13	0
南朝梁	玉篇	1	1				
北朝	齊民要術	1	3				
	魏書	1	3				

¹⁴ 世說新語中，一共出現三筆「喫」，我們扣除兩筆混用「口吃」的「喫」字。

摘舉語料如下：

- (23) 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須與喫稀粥一升助藥力
(外臺秘要/論傷寒日數病源并方二十一首)
- (24) 必須平旦空腹服。服藥之後。勿洗手面漱口。勿通外人。勿喫食。
勿勞力。(外臺秘要/山瘴瘧方一十九首)
- (25) 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遠今雖在疏遠，竟歲無牽役。
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白氏長慶集/卷八)
- (26) 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白氏長慶集/卷十二)
- (27) 又寶雞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鑑誠錄/卷十)
- (28) 總是悠悠造未捷如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鑑誠錄/卷三)
- (29) 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鷹叫笑如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
歸屋(才調集/卷八)
- (30) 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邊巨勝花(才調集/卷四)
- (31) 饑來即喫飯，睡來即臥眠。愚人笑我，智乃知賢。(祖堂集／卷
第三／懶瓚和尚)
- (32) 師曰：「喫飯也未？」對曰：「喫飯了也。」(祖堂集／卷第四／丹
霞和尚)
- (33) 地是黃金山是玉，林是筩璃水是茶，三春早喫頻婆果，此間四月
咬生瓜。(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二／五、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
- (34) 兔子答云：「我到樹邊，喫嗽樹葉，口到樹頭，枝杪花葉。」(敦
煌變文集新書／卷七／七、四獸因緣)
- (35) 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
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續仙傳/卷中)
- (36) 主人曰合內物可喫隨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
味頗異於常茶(續仙傳/卷下)

從這些語料所示，「喫」的確不僅用以陳述人類，例(23)-(28)等，亦可陳述動物「兔子」「羊」「牛」例(29)(30)(34)。另外，就「喫」的賓語語義屬性來看，不論是固體的「藥」「鹽」「犬肉」「果」「飯」，或是液體的「酒」「水」「茶」甚至是例(36)的「氣味」，都可以用「喫」字表達。

從上述的表2次數分配，以及語料(23)-(36)來看，「喫」字在唐代至十國發展得相當鼎盛，相對的北朝以前「齧」「喫」，雖然在次數分配上不

分軒輊。但是，「喫」字集中於西晉《肘後備急方》中，其後到《世說新語》中才又出現，顯得分佈不均。而「齧」字從先秦到北朝文獻，都較為平均分佈呈現，唐以後「喫」字成為大宗，「齧」字相對減少，這也能反映出，文字筆劃由繁複演化為簡省的事實。

4. 「喫」與「吃口吃」的混用

上節考察了「喫」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用以描述人類和動物的飲食行為。然而，表示飲食義的「喫」和表示「蹇言」的「吃」是否有混用的情形？底下再行論述。

《世說新語》中除了例（1）以「喫」字表達動作飲食行為外，尚有兩筆「喫」字。但是，都解作「蹇言」。張萬起（1993：413）¹⁵將底下這兩例（37）-（38）的「喫」解釋為說話結巴。

（37）鄧艾口喫，語稱艾艾（世說新語/上卷上/言語第二）

（38）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 彧、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宮商，或𤑔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諤，或口如含膠飴（世說新語/下卷下/排調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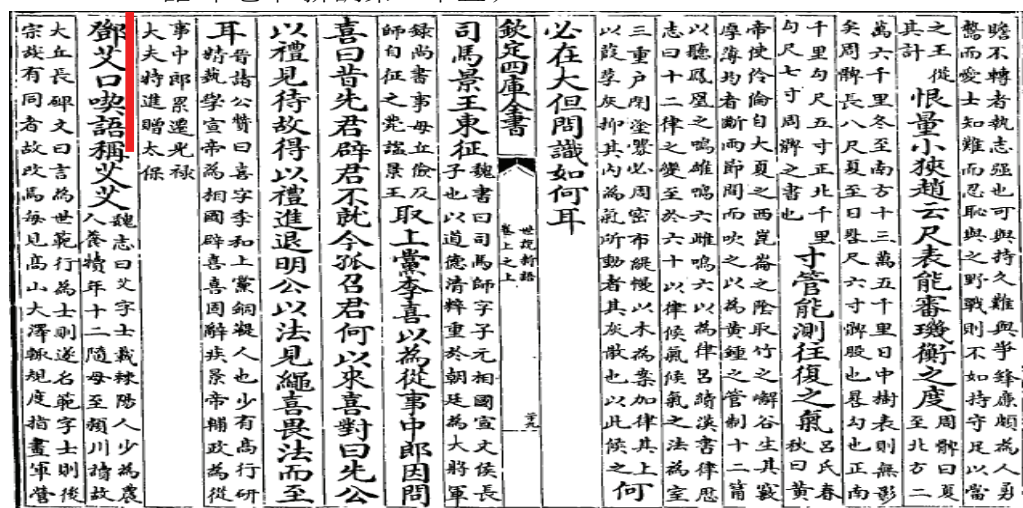


圖 4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口喫」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¹⁵ 張萬起（1993：704）錄有「口吃」，劉注引嵇康《高士傳》「為人口吃，善屬文」。但是這裡的用法並不是《世說新語》原書中的「喫」字，而是後代所注用。

由上例（37）（38）可見「喫」字，在該文獻中已經和表示「蹇言」的「吃」字混用，就結構來說是為主謂結構，「喫」兼有口部動作的飲食行為，同時也表示結巴。

李慈銘¹⁶針對上述例（37）作了說明「案喫當作吃。說文：吃，語蹇難也。玉篇始有喫字，云：啖，喫也。後人遂分別口吃之吃為吃，啖喫之喫為喫。其實古祇有吃無喫也。故啖喫字可仍作吃，而口吃字不可作喫。三國魏志鄧艾傳作吃不誤。」

據李慈銘的說法，「喫」的本義表示飲食，若表示「飲食」義則「吃」和「喫」可以混用。但是，若表示「蹇言」則宜用「吃」字，三國志「吃」字是沒有錯誤的。我們比對了比《世說新語》更早的《三國志》¹⁷中，有一筆表「謬言」「吃」的語料，如例（39）。

（39）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三國志／魏書／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鄧艾 州泰）

《三國志》的作者是西晉時代的陳壽，而《世說新語》是南朝宋劉義慶的著作，一前一後。因此，將例（37）（39）對照來看，例（37）中表示「謬言」的「喫」已經和「吃」（蹇言）混用，而《三國志》仍存用來「吃」字，藉此以應證了李慈銘的說法。

綜合上面的討論，可以歸結幾項觀點：

- 一、「喫」字在西晉的《肘後備急方》，有較多的例證作為表示口部動作的飲食行為。到了六朝字書文獻《玉篇》才正式輯錄，在《世說新語》中「喫」除了有用以表示飲食行為外，另外「喫」字和表「蹇言」的「吃」有混用的情形，如例（37）-（38）。
- 二、「喫」字的原始來源應為，同表口部動作的「齧」字，其「齒」字部件由「口」字取代，並且「喫」字的成形應在西晉。就文字的歷史演變來說「隸書」的出現，對於文字起了重要的影響。裘錫圭（1988：

¹⁶ 李慈銘（1830-1895）《越縕堂日記》世說新語箋疏。稱越縕先生。清末著名詩人。

¹⁷ 西晉陳壽著。

74-85) 認為隸書和楷書，起自於漢代，當時最通行的文字是隸書，隸書的出現對漢代以前的篆文，出現了下列五項的影響：解散篆體、改曲為直。省並、省略。偏旁變形以及偏旁混同。所謂「偏旁混同」他指出隸書為求簡便，把某些生僻或是筆劃較多的偏旁，改成形似相近，筆劃較少又比較常見的偏旁，足見筆劃「以簡馭繁」的傾向。

「齧」字演化為「喫」字，不代表「齧」完全被取代，而是仍然繼續保留，因此在西晉《肘後備急方》可見到「喫」「齧」共存。據此，以「齒」字替代「口」字邊，「齧」演化為「喫」是有其根據所尋。另從語料來看「喫」字在西漢《新書》中出現，其後漸漸增多，正好也符合文字演化的規則。

三、唐代以後「喫」字開始大量的出現，並且其語義更加擴張，不論固體液體甚至是氣體，都可以用「喫」，如例(38)(39)。

四、「齧」「齧」在先秦文獻中，多為陳述動物的口部行為，其中「齧」演化為「喫」後不僅可用以陳述動物，人類也用「喫」字例(13)。也就是說在「齧」字簡化為「喫」字以後，語義的擴張也同時發生。

5. 「齧」與「吃」的字形及語義關係

上節關注於「齧」「喫」兩字從先秦到唐五代的文字以及語義使用。論述至此，「齧」和「喫」可視為一組異形同義字。然而，尚有未解的問題：同屬口部動作的「齧」其發展為何？清人李銘慈認為「啖喫字可仍作吃」和向熹(1993: 490)指出「喫」在唐以後用為「吃」。是什麼樣的機制讓「吃」「喫」混用？底下，再進行論述。

5.1 「吃(口吃)」及「吃(飲食)」義的混用情形

「吃」「齧」兩字在《說文》以及《玉篇》中都分別作為「蹇言」以及「齧」的意思。如書影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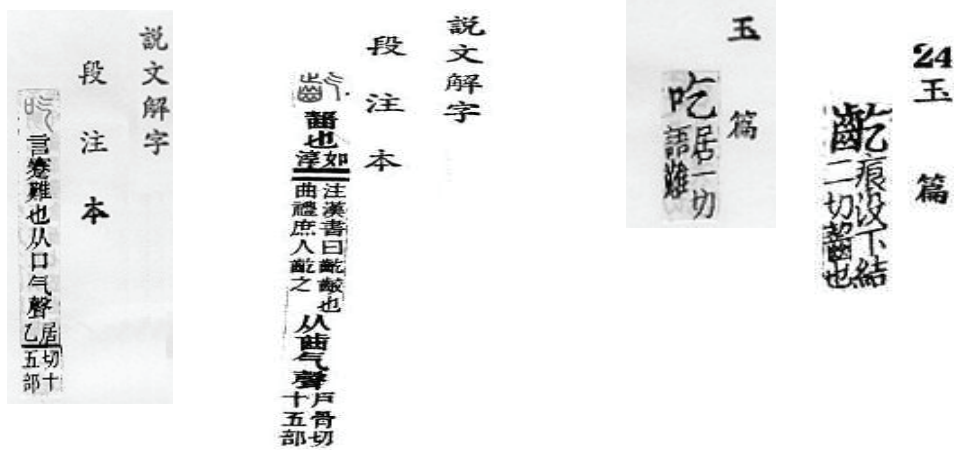


圖 5 《說文解字》及《玉篇》「吃」「齧」兩字書影

前述指出，「齧」字最早在戰國《呂氏春秋》《禮記》就已出現例（2）-（3）。並且，在先秦時代「齧」和「齧」通假，都是表示口部動作行為，「齧」演化為「喫」字。下文我們認同「齧」字也演化為「吃」字，並且和表示「口吃」的「吃」產生了「同形異義」的用法。

向熹（1993：490）認為「吃」字和表口部動作飲食行為的「喫」，混用起於唐代，他用了下列的例子為證：

（40）水畔蹲身，即坐吃飯。（伍子胥變文）

（41）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豬肉，仍吃血。（玄怪錄補遺）

在此，暫以唐代作為一個分界點，檢索當代語料觀察「吃」字的使用情形。

以「四庫」和「漢籍」檢索唐代部分文獻¹⁸所示，「吃」至少可以表示「口吃」以及「口部飲食動作」兩種意涵，底下將各書籍的次數分佈呈現如表 3：

¹⁸ 據語料庫所尋唐詩三百首以及全唐文、白氏長慶集、寒山詩集都無「吃」字。

表 3 「吃」字在唐代文獻的次數分布

作者/書名	表蹇言（口吃）	表口部飲食動作
孫思邈/銀海精微	0	15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	0	2
敦煌變文新書	0	3
外臺秘要	0	2
孫思邈/千金翼方	2	0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4	0
李延壽/北史	6	0
歐陽詢/藝文類聚	5	0
史記正義/張守節	4	0
北齊書/李百藥	2	0

語料摘舉如下：

- （42）動風動血之物諸般母肉莫吃新撞者易治若撞久血凝不散無痛者難治也（銀海精微）
- （43）紙包七重煨熟蛋息火氣空心與吃連吃四五箇蛋止不可多用（銀海精微/卷下）
- （44）日莫食。其蟲吃藥之後。或利出。或內消。皆差（外臺秘要／第二十六卷／痔病陰病九蟲等三十五門）
- （45）微火上煎之不著手成。宿勿食。空腹旦先吃肥香脯一片。服如大豆許一百丸。（外臺秘要）
- （46）秦王擊缶，不可把茶請歌，不可為茶交舞。茶吃只是●疼，多吃令人患肚（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七／茶酒論一卷并序）
- （47）治腎寒虛為厲風所傷。語音蹇吃。不轉偏枯（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八／諸風）
- （48）恒山湯主之。方在第十卷中。若其人本來不吃。忽然蹇吃而好嗔恚。（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九／腎藏）
- （49）急即押之左營目。令彼吃訥不能言也。（千金翼方／卷二十九／禁經上）
- （50）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北史/卷三十）

- (51) 斯時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藝文類聚/卷十九）
- (52) 河南鄭誦此數子或吃無宮商或阉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驤（藝文類聚/卷十九）

例（42）-（46）為「吃」表示口部的飲食動作，並且可用為陳述動物「蟲」例（44）以及人類例（42）-（43）等皆為動賓結構。例（47）-（52）則為「口吃」皆為主謂結構。

《銀海精微》《千金翼方》《備急千金要方》三部書籍為孫思邈（公元581-682）所著，不論是「蹇言」還是「口部飲食」，都寫作為「吃」字。可見，唐代的文獻中「吃」為同形異義字。就這十部唐代文獻來看，表示「口吃」和表示飲食的「吃」，總計次數不相上下，但並不表示在唐代這兩種用法，達到勢均力敵的程度，僅表示「吃」字用為兩種意涵，關於「吃」在各時代的使用狀況將在後文呈現。

5.2 「喫（飲食）」與「吃（飲食）」的混用機制

另外表示飲食義的「喫」和「吃」，在唐代的確有混用的情形呈現如下表4。

表4 「吃」和「喫」表飲食義在唐代文獻的分布情形

作者/書名	「喫」	「吃」
孫思邈/銀海精微	3	15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	1	2
敦煌變文新書	68	3
外臺秘要	141	2
白氏長慶集	7	0
寒山詩集	14	0
北齊書	3	0

以物質名詞「飯」作為賓語，在《敦煌變文新書》中僅一例用為「吃飯」另有五例為「喫飯」底下摘舉對照：

- (53) 人情實亦難通，水畔●（蹲）身，即坐吃飯（伍子胥變文）
(54) 目連見母喫飯成猛火，渾撻自撲如山崩。（卷四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55) 每到日西獨喫飯，飢人遙望眼精穿。（卷二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

《外臺秘要》也將「喫」「吃」混用，但仍以「喫」為主要用法。如物質名詞「藥」可以和「吃」亦可和「喫」構成動賓式。如下：

- (56) 今日欲服預前一日莫食。其蟲吃藥之後。或利出。或內消。（痔病陰病九蟲）
(57) 忽患痢。即先食二三口飯。然後喫藥。（大腹水腫方五首）
(58) 此四色常須服藥不絕。自餘諸患看發。即依方喫藥。（張文仲療諸風方九首）

該書中「喫」可以和許多物質名詞形成動賓式，如：「喫稀粥」「喫粳米飯」「可喫食」「不得喫冷水」「亦不得喫生蔥生菜」「童子勿令喫五辛」「飽食喫羊肉」「生乾脯不可喫」「喫藥」。但是，「吃」字只有「吃藥」「吃力迦即白朮」「吃肥香脯一片」。「吃」和「喫」雖然在唐代有混用，但是仍以「喫」字為最多。

《北齊書》¹⁹中，本文找到了三筆「喫」的用法，其動作的施事主語都是動物。如下例（59）-（60）和例（54）-（55）的主語不相同。

- (59) 頭生角又曰羊喫野草不喫野草（北齊書/卷三十四）
(60) 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北齊書/卷十五）

上述兩例的動作行為，皆指「羊」「蛇」動物，而例（54）-（55）都是人類。可見，唐代文獻中「喫」字不專門為表述人類所用。

至於「吃」和「喫」的文字混用，實際上是有其聲韻解釋的²⁰，聲符屬於「乞」「契」聲。如下所示：

¹⁹ 唐，李百藥著。

²⁰ 其中一位審查人表示「齧」「齧」「吃」「喫」的中古聲母並不吻合，故其關聯性不能成立。我們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關於聲韻上的混用關係，著作已經完成，待以其它方式發表研究。

反切	聲紐	韻母	聲調	攝 開 合 等	中古音	國音
乞：去訖	溪母	迄韻	入聲	臻攝、開口、三等	*k ^h jət	tɕ ^{hi} （聲調不定）
契：去訖	溪母	迄韻	入聲	臻攝、開口、三等	*k ^h jət	tɕ ^{hi} （聲調不定）

就上述資料來看，聲符「乞」「契」同音字可以相互替用。舉旁證說明，楊聯陞（1957）指出《老乞大》一書是元朝古籍，「老乞大」就是「老契丹」也就是指中國，也就是說「乞」和「契」是同音字。

雖然，唐代「吃」和「喫」混用表為口部動作飲食義，同時「吃」也和「口吃」的「吃」形成同形異義字。但是，並不表示「齧」字在唐代就消失，語料所尋「齧」仍然保有啃、咬的用法。摘舉如下例（61）-（65）及其書影圖 6：

- （61）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陸而居此馬之真性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三）
- （62）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藝文類聚/卷九十四）
- （63）羊齧荆榛飛鳥好羽毛疑是綠珠身（禪月集/卷一）
- （64）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房玄齡/晉書）
- （65）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房玄齡/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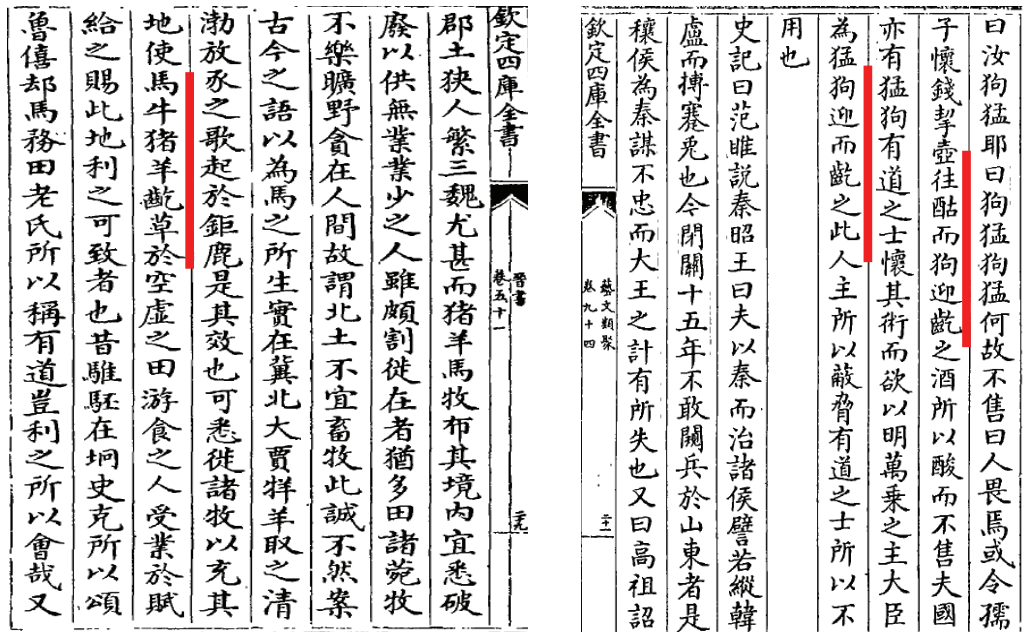


圖 6 《晉書》及《藝文類聚》「齧」字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先秦時「齧」字的施事主語可為動物，亦有少部分用為人或是工具例（2）（5）（6），在唐代「齧」字的施事主語，也都是一些動物「馬」「狗」「羊」「豬」「熊」例（61）-（65）。對照唐代「吃」的用法，多為人類所用，如例（42）（43）（45）（46），亦有少部分陳述於動物，如例（44.）。另外就表 4 所示「喫」在唐代文獻中處於主導地位。

前述，從文字演化推測，表飲食的「吃」是「齧」字的簡省，並且「吃」（口吃）和「吃」（飲食）為一組同形異義字，同時飲食的「吃」並和「喫」相互混用。

5.3 「齧」與「吃」字形語義的使用分佈

什麼時候「齧」字演化為「吃」，而使得「吃」開始有飲食意涵？本文檢索《文淵閣四庫全書》找到一筆「可能」的語料如下例（66）及其書影圖 7。

（66）走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吃食耳於是婢為設食（搜神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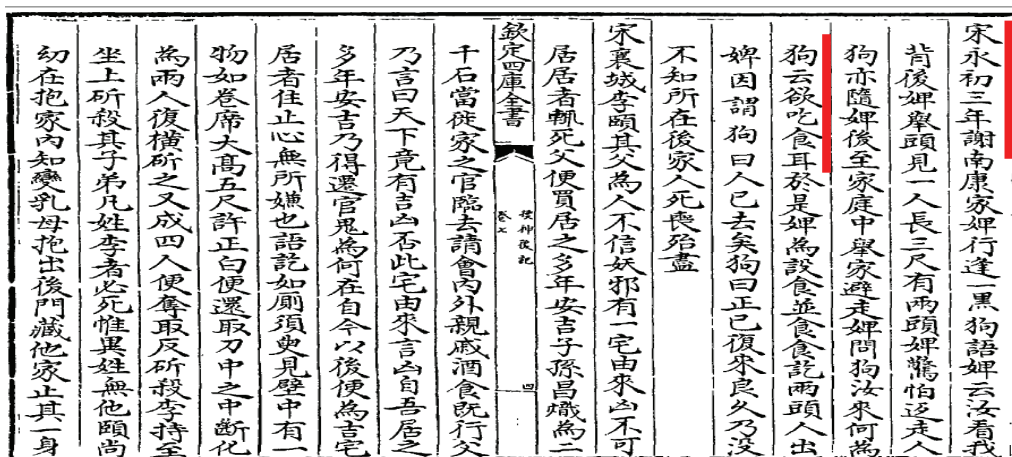


圖 7 東晉陶潛《搜神後記》「吃」字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

依據圖 7 所示《搜神後記》確為「吃」字，按上下文理解，是指「狗欲吃食物。」

《搜神後記》題為東晉陶潛所著，陶淵明（公元 365-427）為東晉末年至南朝宋（公元 420-479）初期人。並且，在該文一開始其年代題為「宋永初三年」，「永初」乃南朝宋武帝劉裕的年號。這樣看來「吃」字表飲食義，應該在東晉末年南朝宋時就已經出現。

但是，在南北朝²¹文獻中卻沒有看到「吃」字作為飲食義的用法。之後隋代（公元 581-618）文獻《諸病源候總論》《摩訶止觀》都是以「吃」表示「蹇言」如下例（67）（68）：

（67）腑臟之氣不足而生蹇吃此則稟性有關非針藥所療治也若腑臟虛損經絡受邪亦令語言蹇吃所以然者心氣通於舌脾氣通於口脾脉連舌本邪乘其臟而搏於氣發言氣動邪隨氣而干之邪氣與正氣相交搏於口舌之間脉則否澀氣則壅滯亦令言蹇吃此則可治養生方云憤滿傷神神通於舌損心則蹇吃（諸病源候總論）

（68）摩訶衍耳若開唇動舌重吃鳳兮之聲（摩訶止觀）

因此，例（66）這筆語料是否就能判定「吃」字，表示飲食義源於東晉，那麼南北朝的文獻為何沒有相關用例，仍待進一步細究。

²¹ 《文心雕龍》《南齊書》《宋書》《金樓子》《世說新語》《昭明文選》《梁皇懺法》《後漢書》中「吃」都用為「口吃」。

以廣角的視點來看，表飲食義的「吃」字，出現於東晉末年至南朝宋的文獻，但僅有一筆語料可證。以較為謹慎的觀察，表飲食義的「吃」字在唐代有較為明顯的增長。底下，本文略估算先秦至五代「齕」和「吃」（口吃）「吃」（飲食）三者次數分配如表 5：

表 5 先秦至南唐「齕」「吃」字次數分配表

時代	書名	齷	吃 (蹇言)	吃 (飲食)	時代	書名	齷	吃 (蹇言)	吃 (飲食)
先秦~ 西漢	上古漢語 語料庫 ²²	12	0	0	唐	銀海精微	0	0	15
西漢	史記	1 ²³	4	0		劉賓客嘉話錄	0	0	2
東漢	說文解字	1	1	0		敦煌變文新書	0	0	3
晉	三國志	0	2	0		外臺秘要	0	0	2
	肘後備急方	1	1	0		千金翼方	0	2	0
	搜神後記	0	0	1		備急千金要方	0	4	0
魏 晉 南 北 朝	世說新語	0	0	0		北史	0	6	0
	玉篇	1	1	0		藝文類聚	5	5	0
	齊民要術	0	0	0		史記正義	0 ²⁴	1	0
	魏書	0	0	0		北齊書	0	2	0
	文心雕龍	0	2	0	禪月集	4	0	0	
	南齊書	1	1	0	晉書	2	0	0	
	宋書	1	2	0	十國 後蜀	鑑誠錄	0	0	0
	金樓子	0	1	0	才調集	0	0	0	
	昭明文選	6	1	0	十國 南唐	祖堂集	0	0	0
	梁皇懺法	0	2	0	續仙傳	0	0	0	
	後漢書	2	2	0					
隋	諸病源候論	0	5	0					
	摩訶止觀	0	1	0					

²² 表中以上古漢漢語料庫稱之(參見注 5)，是為了不煩列各本書籍，因此視為一個由先秦到西漢的文獻資料庫。

²³ 史記當中共有 13 筆「齕」與人名「王齕」有關，其中僅有 1 筆跟「吞噬/侵犯/侵害」相關。

²⁴ 史記正義中一共出現 3 筆「齕」但因為都是「王齕」因此不列入表中。

表 5 中，表示飲食的「吃」僅有一筆出現於東晉的《搜神後記》如例（66）。然而，上至先秦下至隋代就語料所示，都未出現「吃」字用作飲食義。一直到了唐代才有部分的文獻，將「吃」字用為飲食義。因此，我們不敢斷定，「吃」字的飲食義出現的時間，只能就語料陳述「吃」字在唐代有飲食義。相反的，「吃」字的蹇言義，從先秦一直到唐代都有零星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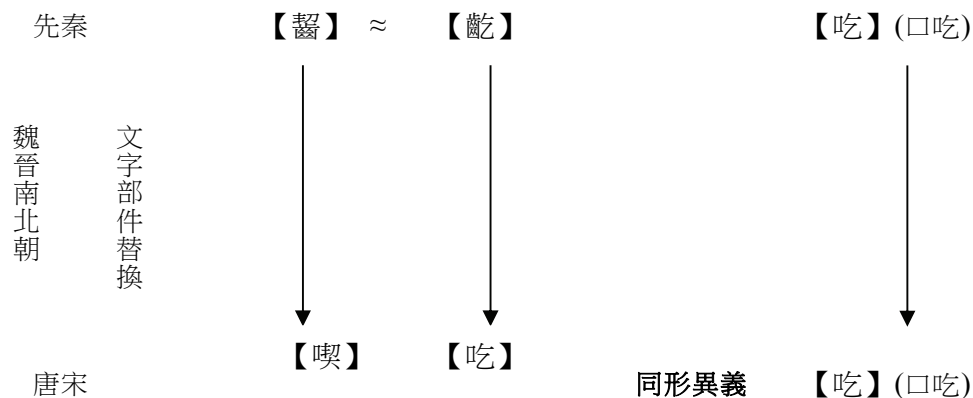
「齧」字大多出現在先秦至隋代文獻，其後唐代「齧」字呈現衰弱的情形，只出現在部分文獻當中，這也能說明「齧」字簡化為「吃」字（飲食義）。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結幾項論點：

- 一、表示飲食義的「吃」字，原始來源應為表口部動作的「齧」字，其「齒」字部件由「口」字取代。雖然，在東晉文獻中，有一筆「吃」字飲食義用法，但因為文獻語料掌握不易，不敢定論其時代。但是，「吃」字表飲食應在唐代左右出現。
- 二、唐代「吃」字飲食義，其實語可為固體的「飯」「藥」「蛋」也可為液體「血」「茶」如例（41）。
- 三、「齧」在先秦文獻中，多為陳述動物的口部行為，少部分用為工具或是人類。其後演化為「吃」字後大多用為陳述人類的行為，少部分陳述動物的飲食行為。「齧」字演化為「吃」字，不代表「齧」完全被取代，而是仍然繼續保留，並且同樣存有原始的口部動作意涵，如例（61）-（65）也就是說在「齧」字簡化為「吃」字以後，語義仍屬於分工階段。
- 四、飲食義的「吃」和蹇言義的「吃」，在唐代以成為「同形異義」字。如例（42）-（52）
- 五、飲食義的「吃」和「喫」在唐代已有混用情形例（53）-（58）。

6. 結論

總結前述各節的討論，「吃」「喫」「齧」「齧」的文字意義關係，向熹（1993）和解海江、章黎平（2008：258）認為「喫」「吃」的來源為「齧」「齧」的觀點在本文中獲得了映證顯示如下：



先秦《呂氏春秋》「齧」「齧」為通假字，經由文字的部件替換「齒」字邊簡化為「口」字邊，形成了「吃」和「喫」兩字。「喫」字最早出現在六朝文獻《玉篇》中，而「齧」簡化為「吃」字應在東晉至唐期間。並且，飲食義的「吃」字和表示「口吃」的「吃」形成了同形異音異義字。「齧」字簡化為「喫」；「齧」簡化為「吃」，這兩組字的消長情形如表（2）（5）所示，都是大約在唐代左右。

唐代以後，飲食義的「吃」「喫」有混用的情形如表 4 其機制是聲符「乞」「契」音同。此外「吃」「喫」形成的動賓式，其賓語不限於固體名詞，亦可為液態名詞，並取「齧」「齧」也同時與「吃」「喫」共存。

「齧」「齧」的本義為「咬」「啃」，在先秦文獻中用於表示動物的口部動作。其後，演化為「吃」「喫」兩字時，大多用為表示人的口部動作，亦可用於動物。

引用文獻

- 王玉新. 2009. 《漢字部首認知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Wang, Yu Xin. 2009. Cognitiv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Shandong: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向熹. 1993. 《簡明漢語史》(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Xiang, Xi. 1993.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eijing: Chinese high education press.]

- 李孝定. 1986.《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Li, Xiao Ding . 1986.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press.]
- 高亨. 1989.《古字通假會典》。山東：齊魯書社。[Gao, Heng. 1989. *The dictionary of tong jia*. Shangong:qi lu shu she press.]
- 張萬起. 1993.《世說新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Zhang, Wang Qi. 1993. *The dictionary of shì shuō xīn yǔ*.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許慎.東漢.《說文解字》[Xu, shen. *shuō wén jiě zì*.]
- 裘錫圭. 1988.《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Qiu, Xi Qui. 1988.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 etymolog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解海江、章黎平. 2008.《漢語辭彙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Xie, Hai Jiang and Zhang, Li Ping. 200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exicon*.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楊聯陞. 1957.〈老乞大朴通事裡的語法語彙〉，《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29 本(上)，197-208。[Yang, Lian Sheng. 1957. Lao qi dap u tong shi li de yufa yu hu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29:197-208]
- 電子資源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語料庫
http://dbo.sinica.edu.tw/Ancient_Chinese_tagged/ [Academia Sinica Ancient Chinese Corpus] Accessed Online 2012.7.20
-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
<http://elearning.ling.sinica.edu.tw/guhanyu.html>[Academia Sinica Ancient Chinese word count Corpus] Accessed Online 2012.7.20
-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全文 <http://hanji.sinica.edu.tw/> [Scripta Sinica Han ji dian zi wen xian zi liao ku]
-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Accessed Online 2012.7.20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140.111.1.40/main.htm>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variants.] Accessed Online 2012.7.20

[審查：2012.10.24 修改：2013.4.15 接受：2013.5.8]

華語文教學研究

陳崧霖

Sunglin Brendy CHEN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語言所

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95555502@nccu.edu.tw

**The study of “喫” and “吃”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 etymology**

Sunglin CHE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eart of this paper is a series of etymological lessons. Modern Chinese utilizes two respective characters “吃” and “喫” to 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eating.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 pooling of the usages of the aforementioned two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ity and ancient Chinese corpus. Simplified from “齧” (*gnaw, bite, nibble*), “吃” is homographically and homophonically identical with “齧”, but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in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喫” originates and is simplified from “齧” (*bite, gnaw, erode*). The mutually replaceable usage between “吃” and “喫” stems from the homophonic borrowing between “乞” and “契”.

Key words: etymology, simplifier, homographic, homophonic